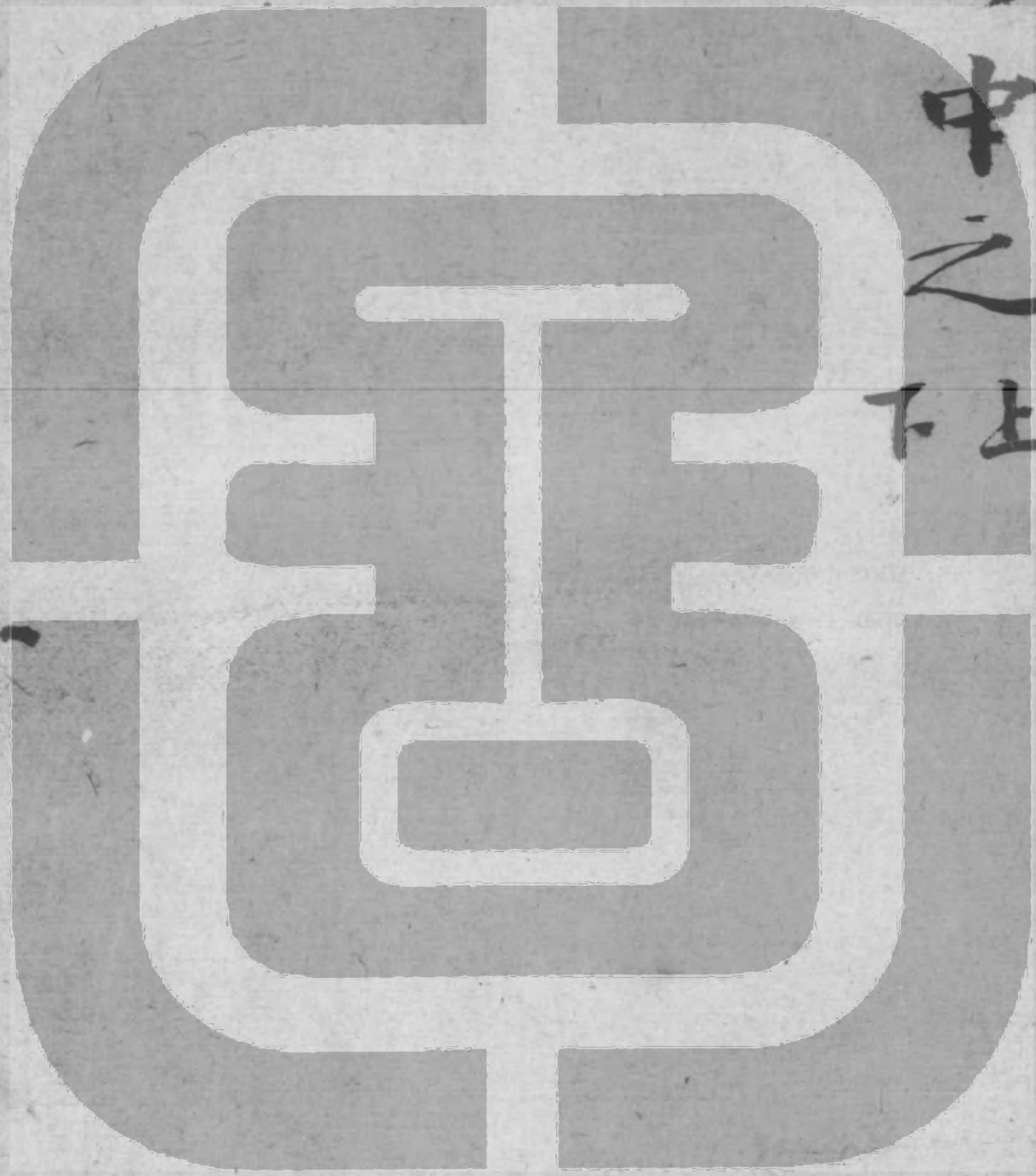


卷

中

之

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

世林本許  
松相之志猶存

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許。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絕。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聽。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悅王刻作說上同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鞏。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徵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歆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怍。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懌。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王本缺魏志曰三字淮  
上有躬雖字

陳群之  
群應  
作羣

世林本許  
卷中之上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雷遲何也淮氏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

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

自使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評其感動節  
夫皆是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雷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卷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

隴畝好為梁父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父王本作甫  
穎王則作穎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澁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

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之威亮雖挑戰或貴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

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高祖下復行中  
王本中  
悃二字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大略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

高祖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丙知

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硯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

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

曰空詳之爾不以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不交人事不畜筆硯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

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不執事不讀  
法律而行廷  
尉之稱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  
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  
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  
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  
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  
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  
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  
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  
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  
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語世  
日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日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  
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  
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  
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  
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  
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劉王本作却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  
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

也初封刻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也初封刻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  
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  
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  
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關下髦自  
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關下髦自  
世允折吾卷中之上

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前刺髮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沉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詠會雨而卻明且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央行此事帝遂拔劍  
 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雨雷  
 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  
 公之殺司馬文王召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大文王乃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  
 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  
 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  
 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  
 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

南西平人父遵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  
 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世統新吾卷中之上六

於上刻作如上

祚王本祚

嘿王本默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人執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妙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靚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主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雷之世

祖甚惠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齊等尚爾况餘世况斤吾卷中之上

常山主刻作常山王

按晉書濟尚常山主長廣公主則甄德婦也未知孰誤今惟改主字

太宗本

宋本無之字



王本缺杜陵二字  
魏太保父恕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左遷國子祭酒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耻之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贊注曰言一尺布

廣而不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相容也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魏太保父恕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

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穉穉當作

穎王刻作穎

諂王刻作諂

王本缺後字

王刻作著短

直自愧其矮  
不足言勝

雅王本作雄

勅王本教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此兒當及其管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王隱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軀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

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

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那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

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老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九

宋本短  
字在著  
上辰的批  
真自愧其  
矮不足言  
勝是

感而已非方正之選

王本作求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  
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雄曰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邾退  
 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  
 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  
 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  
 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旗  
齊王官屬名曰旗字  
 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  
 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問敗見誅董艾  
 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私農人祖遇魏侍中艾綏  
 及令赴軍用艾領共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  
 右將軍王敗見誅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已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廷少

卿尚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

人號神君累遷丞相海昌荅曰如卿於盧毓盧瑒魏志

字子家豚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瑒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子笏位士龍失色雲別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子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獵見一顰舉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充逐之不

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取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歎無辭崔即教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其拜為三日早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款字本作款

鬼子敢爾  
獐王本原

之王本作人

梳王本作盤下同

恩愛王初作愛恩

媚王本作魅

字本崔



著三五卷 振古絕俗得 意之名言

詐王本詐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

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大精神人見之宜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

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

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久甚寵生簡

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

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敬后

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慶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世究所吾

卷中之上

十三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假謂不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樓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樓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彪庾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永嘉流人名曰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哀子

吏部尚書吳國內史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遺宋本遣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我顧伊伊顧  
我是纏綿語  
委曲細碎可  
觀

少年陵忽大  
有以此為方  
法王奉陵正奇矯取名  
取害心術

王本缺阿字

斯人於倫好  
如此尚足論  
名品邪

王本亦存至江南改死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

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

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軌與和長與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廷廷王本作竹意

伯仁以精  
采自居而絕  
人也

世苑新語

卷中之上

十五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蒼吳郡人驃騎榮兒子少有重名泰與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愎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若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于澄為

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

仗勇士路戎等搯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

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犍荆州文武二十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

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凌王本陵  
伏一本作仗  
伺王本因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長史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

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

簿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

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石頭望廷駐不能

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取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有術。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因眾坐戲語。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來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血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血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鈞，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微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峻頽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進矣。

皆曰：桓子王本作，子王王亦田。

清華真宜，自朝廷之上。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小人語，豈識國家大體，見其方正。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一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

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悅取而佩焉累遷尚書

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眾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願領軍司馬願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真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廛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姐上腐肉任人

鷹化為鳩眾鳥猶惡其眼

王初作機

才王本作求

諧一本作讚

宋本脫好字又脫陶字二字

博王本博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雷。蔡司徒別傳曰。讓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荅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加。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

再隆者。冰之勲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

書左僕射。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

勝。非唯圍棊見勝。

勝。非唯圍棊見勝。

丞相雅量。此少不謙。小欲自多。宜戒。

聖王本威

祚王本作

必自能下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二十

此却非周嵩  
比  
惜不見話言  
以下

如怒如笑  
如馨即如此

此語可第深  
公自道不可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  
中興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  
劉尹

真長已見。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高逸沙門傳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奉汝為尚書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二十一

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當固執其真正  
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縛集載誄文曰咨  
子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  
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服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

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  
亮第三子振尚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

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

王蒙  
巴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

劉氏譜曰簡字  
仲約南陽人祖

類  
王本作記

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  
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  
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

司州  
已見

陶胡奴為烏程令

胡  
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  
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自當就謝  
祖索食不取  
陶胡奴米

阮王本作既  
更無倫理

惠遠之詞

悟王本作悟

士王本作上

緩王刻作緩

世說新語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也。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頭。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荅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士羅國。遂氏族。

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緩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道擾於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秀豈惟荆楚而已

王本缺外戚莫感焉字

荆楚而也。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概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感焉。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

王坦之。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郗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郗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體娶

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

楷。尚書郎。綏仕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補王本作蒲

竟小兒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

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祚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寬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凌雲閣凌題榜乃使

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

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肯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數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驃

那得獨飲

著王本作第  
校王本作盈

凌王本作凌  
比王本作北

著王本  
作著  
也然殿牌比  
之感紛擲去  
祚作祚  
似為不可

彪本訛

善對

距王本作拒

捷急語可非  
方正

北王本作北  
武王本作武

熟王本作孰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

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妹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存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

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寧張

因正坐歛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畱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諱曰王坦之娶

即寧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特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

風化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二十六

搯搯  
搯搯本  
搯搯作  
搯搯搯

喪其子刻作哭女子

十言  
葬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  
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  
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外啓信至而無兒  
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搯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  
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  
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康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

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  
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  
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未王本作不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於今絕也曲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謀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檝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滅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

一本無必字  
童一本作理

子此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對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

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議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謙

言王本詔

以楷王本作以相

十言新言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楷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祇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荅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廡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5 160 45 915" data-label="Text">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氣善交結為范

揚王越所暱越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二十九

鎮字

字本脫

之操為中外所歸太傅於眾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姿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東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

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喜一本作善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頡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

初立琅邪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机案間事

机王本作几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三十

勝負本不待  
此寫得祖士  
少漸作殺人

著于本作第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峻敗約投石靴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

見車馳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雷人咸第二

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履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勝

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瑗字思文義興陽羨人

字季顯烏程令瑗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與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

隱慢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

應秋語謬

熟手本作執

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隲淳履之

君孝少

中有脫誤字

道宗本訛  
宋本  
地字  
不重



佐王本仇

塘王本作塘

世說新語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仇名稟時直爲參軍不

掌記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

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爲儉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小字義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王本無也字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十二

沈下宋本無字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別曼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顏縱

宏任飲酒誕節與陳雷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

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曠且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二

隊凡軍必知山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和

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亂兵相剝

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橋三弟奔溫嶠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迺安

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當時直復幹處荷以懷安之矯情見謂稍量孰知其

頌之厚耳非  
惟是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雷阮著女字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如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暕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坐與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暕同乘至板橋溫密敕令無因鳴角鼓謀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時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劭蒼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贖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茂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蒼不自安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

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

勅勅本

古人常語此等處後人笑今人則不然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明晨起

呼謝安王坦之人擲疏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郝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謂入幕賓也

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中興書比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風起浪

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玉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晉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于尊故事溫

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

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

祥王本作

選王本悖極行可人

莫王本弗

須王本作有  
却王本作部

與前泛海令  
得自在

於常舉日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右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各於此始  
都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與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謝在焉因合襜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腕乃徐

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

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

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

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往襄陽以

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餉米千斛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選一僧何至  
爭近至此于  
叔小人語更  
深恨

是道人語

往王本作住

也部非却

我輩人也

甚善我輩所不及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

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士有清操恬和通任為烈真

長所知性甚快曷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

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蜀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履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

侍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

只如此本分

謂及我在位時攻之自任吞虜

王本無字僧彌車騎謂六字

語獨無取獨納碼可用

敬王本欲

陽秋曰獻之雖不修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賞貫而容止不妄符堅遊寬近境堅別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僧

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譁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土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何等試法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哭王本作哭泰元王本作太元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泰元末唯有此妖不

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

關天子世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梧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晉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晉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避賦諸文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王睹已見齊王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都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囑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竒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甚得體慢戲復何足贊

寫得直截可憐又自見人情有此傳聞之穢小說不厭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

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于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矣字下宋本有甲字，遂尚書合贈太常字。

劉牧非霸王之末，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減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障王本作傑

此語未可喻

疑宋本誤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如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颺，颺不納也。颺友人荀粲有清議遠志，然猶勸颺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宐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聞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問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造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殺虜，歛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一

王本作息役弭兵

名王本作明

兵不當廢何  
在孫吳

宋本脫  
交字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  
 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  
 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  
 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  
 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世人莫敢  
 稱羊公之有德人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必能食人所食

王本過上藏潘字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  
榮陽人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  
 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滔初為太傅長  
 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  
 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  
 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  
 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于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  
 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  
 山東與平原莊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  
 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  
 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  
 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勒邑人厚遇之人多晒而不  
 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  
 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正號死謚  
 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椎雄宗本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死且不避，強顏耳。』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璿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嘏極貴重之，謂之甯

武。玠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

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捨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三

榮一本作府誤

宋本勒不知書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雷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譽

氏儒雅荀葛濤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詆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加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

百一本作口誤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柑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

詎甚可非

宗本脫淮字

世說新語  
也三周  
並已見

英賢獨見為  
鑿後來龜  
不自靈可傷  
可戒江州未  
必不以滅親  
自詭不知舒  
後如何

王大將軍既云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

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凡甚憫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比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

愧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荆州守文豈能作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  
父子赴水死昔屬寄賣友見讖  
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王本有知人鑒能豫章  
王本有知人鑒能豫章  
王本有知人鑒能豫章

欲王本作能

販王本作販

試王本作卿

因王本作孫

善王本作喜

庾云試自求之褚眊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鄱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

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荅四坐嗟

歎嘉善酣曠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

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絕王本作殊

確王本作確

有確然之志中典書曰浩棲遲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佩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

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

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

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二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捕搏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

石渠賓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

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練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七

捕王本作蒲

克一本作剋

此評別見幾  
微者也與劉  
真長說殷浩  
同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與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此兒有王霸祖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于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于時朝議遣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其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其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玄聞

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袁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  
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  
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  
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恭暫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常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

成卿門戶宏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

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豐王本作豐

王本無也字  
左王本作任

字一本作子誤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為晏駕後託懼仲堪

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  
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桓玄宗本中之上此  
所敗

世說新語中之下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  
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時嶽立非陳仲舉

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太守甚有惠政

間請于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

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需

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

獻闔閭闔閭甚實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時  
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 穎川李府君穎穎如玉此汝南陳仲舉軒

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屢屢如行松栢之下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五十

常王刻作嘗  
泰王刻作太

目王本作伺

穎王刻作穎

幹王本作幹

繫王本作潔  
為王本作謂

辟王本作召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蒞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韓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奕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蒞冠時則曰平與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處字子政平與人體尚

高繫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處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韓國之器也處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處處

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處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與服見

之雅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

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譏

世說新語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蒞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韓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蒞冠時則曰平與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處字子政平與人體尚

高繫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處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韓國之器也處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處處

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處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與服見

之雅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

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譏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憫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民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

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

世說新語

卷中之五

五十一

避地一本作避世

曰一本作目其葉  
聖本作以一本作此

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子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與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守季彥河東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

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

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一曰如入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廡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少得此人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名王本作明 買然王本作其器

願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遊故見者莫能稱讚而服其偉量

辭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

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驩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也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三

待字

宗本無

訛給

宗本無

待字

清倫亦不成

清河王本作河清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議侍中武開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稱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入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勅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三

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袒異焉袒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人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

調王本作潤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雋識天才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乃爾

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調見湛歎服其德字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問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



與王本作博

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主射著韋衣人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願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禮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舍一本作括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儁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回王本作細

勅王本作敕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六

宋本脫  
祖字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  
 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  
 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字威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跡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鳥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  
 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  
 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  
 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壽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  
 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各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晉後

宏漢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孫入王故事曰孫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順字曼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觀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瓘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議

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觀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

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本無也字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

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

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已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五十八

敬王作教

卷中之上至此也

此則列在卷中與  
第八之內

治王刻保端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大傳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敬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號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與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於是太傅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與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賞譽第八

下宋本連裴景聲清才也為一卷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

虛寡欲位至康子紹清遠雅正也濤子簡踈通高素

太子中庶子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咸子瞻虛

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巽夷任而少嗜欲不修

連前太傅以上皆賞譽第八為一卷校對宋本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漢宋本

十言新言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乎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

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

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戎子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賤純悌出奔為賊所害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

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廡虞預

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

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茂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甲當

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

子玄有儁木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白神王晉陽秋曰數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叅軍雅相知

重勅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物本善有味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二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

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

傳十年日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唯既無令淑之資未

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

晉明帝師冠軍將軍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

吳郡太守封南鄉侯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

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雷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

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

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曠嵇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

胡王本作明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真夏宋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

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識者以為巖巖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數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劉

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

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儔元甫

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

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

日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祇從一作謙訖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四

泣王本作泣

懷王本作恍



或王本作則

據王本作玩

著王本作著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詭曰少為王敦所歎

虞預晉書曰琨字士

宗脫晉字

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

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

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

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慨慨以中原為己任乃說

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

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濟此者有如大江

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敢復闕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史劉琨與親舊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

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名士傳曰數雖居職任未嘗以

事自嬰從容博暘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

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

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

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

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

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遂王舒已見王遂別傳曰遂字處重琅邪人舒弟

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

射舒遂並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

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

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

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

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顛桓

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

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桓似宣武嘗六少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乃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

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

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

輔嗣吐金聲於中執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問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矣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

逆王本作迎

著王本作著

桓王本作似表本作但

此評古人處

王本無吳字

假也

按似字

但字或

擬桓字

之訛未

知孰是

此注似

非

王本無晉字

宛王本作宛  
壺王本壺

乃玄亮之察  
戴若思之  
巖下望之  
之峰距

辟王本作臣

王本無體字

澄第四子微澄別傳  
日微邁上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曰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

虞預書曰戴儼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之峰距

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也貴遊于兼能談朝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

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按王氏譜義之當不

減阮主簿

中典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辟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

其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晉陽秋曰顛正情疑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

世語曰淮字始立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七

考晉書  
淮當改

遺本作遺

王本無矣字

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准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准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巳成都王知准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遺召為軍容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矣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塵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廡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姊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由一本作田

上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

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八

絕王本作殊

言表表于衆  
人中即灼然  
至舉之意

千王本作十

此語甚不容  
易不特包單  
多風刺

上本作土

樣語病此  
復可

長王本作甯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准有六毛曰喬髦朗琳俊

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航所謂灼然玉舉又云

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緩字萬安高平人祖

騎長史太祝令父斌著作既緩歷驃

庾公為護軍屬栢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

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鄉人通

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蕘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

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解署彝訪之云與

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

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

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

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

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

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

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卒一作年

好語有味

晉語暢處別

鮮本作解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弘治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軌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  
卒成帝納又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

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

世之尤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

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作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

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

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

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楊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貞雅恭懷抱

承王本作丞

靜白慷慨第  
載為人婦父  
似堪有佳處

問向客答向  
客可觀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

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

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王濛子條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

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孫綽與庾亮牋曰至人

敦可人之見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

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

殷陳勢浩汗眾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

森雄白相羨  
多德乃不之  
詩

於本作敬

空函如智

其美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

人之辭寡非  
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也

必無也  
中興書曰江權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影從弟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于時

之傑  
沉存顛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

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末謝氏

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

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

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

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

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道上歎林公器朗

灌字是  
灌字是  
灌字是

有美有謙

比體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十二



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

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曾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掾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徃徃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行狀俱盡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

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

陳畱人僕射彭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媿於路賦詩續晉陽

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愔安期王應

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

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澆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凡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

以下江左興亡

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温有平

蜀洛之勲擅疆西陲帝自料文毅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已其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知王本作欽

悅子自佳

論王本作積質

即欲解不可  
亦可稱數

昭王本作起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

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以告宣武

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

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

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

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自然

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桓公遙

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

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下 十五

晁宗本作蓋誤

此一字連其人  
名如諱如謚  
更自高簡

庾言自佳沐  
登何物

此亦古人所  
承道

比袁曜卿。倏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

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祇洹

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眾僧。向高

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

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稽叔夜琴賦也。劉惔

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遶

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

已復有人。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

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

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仍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

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

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

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

王本無別字

仍王本作乃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十六

宗本無云字

王本無年字五作二

誄王本作諫

末王本作末

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五年卒。烈宗  
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為淡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

過。

孫興公許玄度。其在白樓臺。

會稽記曰。亭在山陰。流映壑也。

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

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氏譜曰。者之。字脩。載琅

邪人。荊州刺史。廡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文字志曰。修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按謝尚。宋本脫年長於後字。

當作王本作應為

實辭說

修字下王刻無之字

脩王本修

倏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續晉陽秋曰超少有郝嘉賓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曰新郝嘉賓其語小異

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麟兄弟羣從王荅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麟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此威儀韻度之則一見而

稱王釋盡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

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其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

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傲朗晉諸公贊曰祖

約少有清稱

徹王作傲一字是病一字是德

世說新語八卷中之下

鐵鑿說意正  
是病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曠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

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任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

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吞謝

丑字最妙  
王作任  
刻下又有文作打

堪烈之子西字東本且是  
註王本作正文

印王本作印

誦誦如此千  
古如生

公謝公荅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

魏朝為治書御史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

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

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十九

與類川荀美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王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而性不寬

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

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

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郗共叉手語達于將旦

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姚

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術及襟懷之詠每造郗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

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

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

重之况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係王本輕  
此語疑勸袁  
勿友殷自棄  
其美



關王本開

自玉本是

語不足道而  
神情自近愈  
見其真

氣一平作器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邾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閒

嗚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

能巴巴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謝曰身不瀟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嗚

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嗚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瀟灑相遇其復悖

悖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

范甯王忱並已見

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相按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嗚忘反

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

人之桀也

天錫已見

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著作往詣之

未詳

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

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

焉

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

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

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隙王本隙註同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甚切厲恭雖惋悵謂悅為構已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

成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

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

濯

言因物象如本營此而想其精神也名流自別

羅羅雅靜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

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

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

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

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二十二

世說之作正在識鑒品藻兩種耳餘備頗王本類有亦不盡然

正是刺譏

直元王本亮沈

言因物象如本營此而想其精神也

用王本令噴王本責王本無其字

先後蔡伯喈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雷圍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練任

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

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

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

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

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

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

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俊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

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

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遂喪至

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

見陸績

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雋朗才異

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

顧劭全琮

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比年三十二而卒

而為之目曰陸子所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

休劉擘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荅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

插齒牙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亦捷急變化語即駑馬所致亦如此耳

有懷其人

伏王本仗

王本無之字  
王本無以字

王本無得失二字

退王本反

止王本正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或作伏

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

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

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

刺史鎮東將軍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

司空謀逆伏誅

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

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太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

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謚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

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

章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

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

若頴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

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顛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顛字景

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

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

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太子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裴

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雋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

頴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按晉書楊俊期傳作準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

頴樂廣友善遣見之頴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

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雋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雋為裴頴樂廣所重晉

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劉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納

校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

訥王本納

鮮王本解

世苑新語

卷中之下

二十五

納宗本

淮宗本作準下

以王本能

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日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及為賊所殺鄧陵一作鄧林

王夷甫云聞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識節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炎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自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優於滿奮郝隆始高平人為入通亮時人皆痛惜之

清議為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此三人竝是高

義隆應檄稽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竝是高

才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

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肯要不為辭費

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故王中郎作碑

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

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

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如初

謂在洛時敦尚畏頭過江後敦漸得志不復憚矣故漢口不知是求進乎伯仁退乎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

自少及長季倫斬效曾無異色若斯後度江左不能

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顛王

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

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

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

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

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狺故為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吳郡果為沈充所殺

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

正疑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

王澄庾敬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荅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此語庾目中無王王目中無庾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嗟兼猶今言  
牙送  
得體

僚王本作官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荅曰長輿嗟嶠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嶠  
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穎一  
穎本穎此不過江語  
註同  
亦隱約

堂王本作棠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郝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按顛夙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

禕王刻作禕



王本未詳宋

宋詳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此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

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

乎。

曠然王本然曠

人人同

情之刻作修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卻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

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

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驪庸

雜。以此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單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

祁王刻作祁

有尊謝卑何之意

請詳其人

儵奴北人  
評甚有氣

如此更高

篤論

且王本作日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  
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郝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郝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

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

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僂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

乖其致道唯虛澹僂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

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

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攸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統又曰

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間已憂忿不知

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勗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三十

劉毅聞之故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繼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與隸且知其若此况

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荅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

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温何如曰

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泮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

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

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

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

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邪桓温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温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人叅朝政劉

至本不作清區勿違

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妙於自誇

詰煩

寄宗本訛奇

南靜宗本誤爾進

粹而無味

此語能長人  
務債

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其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

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荅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

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見謝

遠歷侍中學義不及孔氏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

巖本作氏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居然自勝

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於家

言奉任天真也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于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共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荅

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三十二

謂皆勝之也

開王本開

曰永和中外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蒙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開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日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

也

曾王本重以答那知許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竝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

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

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

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

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

日卒時人惜之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贈散騎常侍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

荅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義之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三十三

知本之

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詔令亦屬矜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

往輒破的勝我

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

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

人人有區別  
正坐失士卒  
情可以為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中興書曰

宋本脫

穎王本穎  
之和至本之心一本心為或作卷  
比王本北回王本向  
一本作此

州氏羗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  
眾人穎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眾心為中郎  
郝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  
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貢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尚書大傳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  
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黨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

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

晉書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三十四

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曉

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各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荅曰卿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因曰

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

任安在私門之職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屯一作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

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

桓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

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

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

作及任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

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

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

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

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

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

萬王本五

未可也

不亦可曉然  
王本無屯一可謂似謂田  
作也四字  
宅所屯聚也

姊王本作姊

見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智意位至  
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情情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遊  
名士傳曰：數類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

祖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

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

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許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

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

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

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也。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餘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

誰知二賢只見謝公清潤

語強然有思

講王本詣

有王本與

蘇羊作欽

何佞其子而黨林公

敘字亦誤當是蘇字



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敬，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荅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曰：嵇公勤

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

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亶亶論辯，恐口

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

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王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

頗上。曹餘，彭城人也。祖詔，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

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陽令，志仕至員

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獐狝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

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闢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

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

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没林公。殷美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美曰。此公好舉

宗本 搥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

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備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

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

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

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

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

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竝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蒙質而煥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講，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三十九

去王本却

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卽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

鈔撮猶撮拾

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

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

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

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下

据宋本王  
孝伯提行  
起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

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

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賜。賜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榼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榼梨橘柚。其

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冲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

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

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

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

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  
 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  
 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  
 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  
 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  
 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  
 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  
 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  
 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其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

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  
 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  
 東郡頓丘人尤好鍾

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  
 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  
 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  
 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  
 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  
 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  
 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  
 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  
 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  
 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  
 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  
 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譚石

豎之刻作豎  
 宋本之字上模  
 糊似卜字漢書  
 作卜至本作錄  
 邪之刻作也

世說新語

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  
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

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

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暮已久矣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吾不取也奮衣而

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

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

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

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

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

位丞丞無有遺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

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

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

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

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

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鷓鴣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

王本無其字

宋本無頃字鷓鴣其字我訛

東王本作山

不談也下字本有未幾晏颺皆伏誅七字

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哀，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

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



畏大綱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啜浮華  
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

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

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

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

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

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

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

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

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

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

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

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

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

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

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

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

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

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

通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非夫

相王本祖  
半王本尚

永富  
袁本  
永言  
知

積用不能淹安須問錢平而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

儋糞平子諫之竝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

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

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

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與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

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

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又稱疾不朝鯤切雅正皆此類也

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

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

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

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鯤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

鯤是晉人

日鯤近日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閻葛洪富民塘頌曰閻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閻晉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樞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

秉王本乘

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祿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

門情字可稱

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

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

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其矜之中興書曰

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觀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

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

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

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水矜而

寫得鄭重可憎

王放火階亂  
能稍不自

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  
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  
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  
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  
諳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

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含謂其妻  
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  
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  
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

太守尚書  
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人閭門放火以示威

吳下脫  
峻字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  
祖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

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  
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

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  
伯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

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

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

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

克二本作起

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

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

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按萬未死之前

安猶未仕高臥東此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

日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

王本無而字

士王本主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下

四十九

以消息所患。覲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晉安帝紀

曰：殷仲堪舉兵，覲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覲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

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此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巔，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

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

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

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

桓氏

謹謂曰：道恭，字祖猷，彞同堂弟也。父赤之，大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時為

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

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土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竝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

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  
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  
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  
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  
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  
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  
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  
尉尉陽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歎歎曾不  
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  
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

百萬之軍安知  
獄吏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  
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文

靖之德更不保五祗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  
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

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自事知必有反覆發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栲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

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祝刻存  
屍刻作尸

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既能撫節

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娥年十四號慕思既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屍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歿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雷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以上四則皆  
德祖之所以  
可惜所以致  
疑也傷哉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  
柶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  
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

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

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臧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史王本史

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只徐州人多勁悍號

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真可用真可使郗於事機素職遣賤詣桓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賤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賤大喜卽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愷及袁真等嚴

辦愷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愷所任按中興書愷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此等後人不  
能亮也哀哉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箒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饅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箒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袁本作髻

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罕形語勢皆稱奇事奇事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祿阿鰲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鄰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潜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

著刻作著

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

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竝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在牀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情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

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

著刻作著  
乃王本兒

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

複王刻作複

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

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熨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

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

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

日者王本熱

宗盡答而具

勝寒靜勝熱此言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

夜靜寒宜重肅也帝善

也言理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因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

靈寶。玄小字也。

鞠愛過

於所生。

###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

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

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

雄爽。

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鄧粲晉紀曰。敦

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

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甄有

擗本作撞

擗一作擗

自是河傳傳此者少

王本無性字

鑿裁

報王本報 老賊故自夢 此意亦可憐

王本作如養武士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誌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掣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似謂禮致之 百古言俗字 容有通用

之王本三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河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

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

乘滅當此時不能歸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荒陬治戎大

舉直指魏趙軍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襄陽耀威漢北也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下

五十七

大王本作正一本作三 或王本威

掃一本作歸

趙魏王本魏趙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且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椽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

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

之王本之

居於陵曾乏糧二日匍匐而食并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履令妻辦糲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鷺者仲子噬願曰惡用此鴟鴞為哉後母殺鷺仲子不知而食之死自外入曰鴟鴞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

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

小名鎮惡遂能斷瘡弟不知當時桓温

世先所吾卷中之下五十八

規此見不

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

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

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

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

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

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

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

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

畢而薨。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二王本作三  
王本作回

雲旗

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

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栢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

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

景度。中興書曰。初栢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玄

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此本是多月二十日開勅中向石上事阻二十七校

畢恒高記

世說新語中之下

卷中之下

馬齊并平乘

亦與隸同

坐無人





